



猴子和山羊

HOU ZI HE SHAN YANG

学杂技

XUE ZA JI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猴子和山羊 学杂技

柳松著



人民出版社

新学杂技 山羊和猴子



猴子和山羊学杂技

• 寓言童话集 •

柳 松著

*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 1/4 插页: 1

字数: 47,000 印数: 1—85,000

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090·283 定价: 0.20元

目 录

小马寻食.....	(1)
小鹰请教啄木鸟.....	(6)
黑黑与花花.....	(9)
瑰丽的彩虹.....	(14)
鲫鱼与鹭鹭.....	(17)
螳螂驱兽.....	(22)
花条石的牢骚.....	(27)
约克夏过长江.....	(31)
羊跟豪猪交朋友.....	(34)
悬羊的悲叹.....	(37)
牧童相马.....	(38)
猴子和山羊学杂技.....	(42)
芦花母鸡长心眼.....	(46)
拉车爬坡.....	(49)
猫请老鼠提意见.....	(51)
游览水晶洞.....	(57)

喜鹊叫喳喳.....	(61)
袖珍万花筒.....	(65)
蚂蚁采花粉.....	(69)
两棵核桃树.....	(72)
焚草除狼.....	(75)
猴与獾.....	(77)
狐狸与野猫.....	(81)
老虎、马蜂与大蟒.....	(85)
推土机与蜗牛.....	(88)

小 马 寻 食

一匹老马的三个孩子，模样和性格都不一样。大孩子通身鲜红，泼辣勇敢，奔驰在大道上，好象一团滚动的烈火。最小的孩子长得白白嫩嫩，娇气极了，仿佛是一块玲珑的大雪糕，一见太阳就会化。因为最小，又是女的，平时总是偎在妈妈的怀里，轻易不肯离开一步。第二个孩子的毛焦黄焦黄，油光水亮。他很喜欢哥哥的勇敢顽强，也很羡慕妹妹的特殊地位；有时想跟哥哥一块儿学些本事，有时又想从妹妹那里多争一份妈妈的爱抚，因而思想性情易变，遇事没有准主意。

一天，老马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已经不小了，应当学会独立生活了，从今以后，你们自己上山寻草吃去吧。”

小红马把头一扬，高兴地说：“我早就想自个儿上山去了。老在您的身边，能有什么出息！”

小白马赶紧钻到妈妈的怀里，娇滴滴地说：“我可不敢。我怕遇到狼。就是不遇到狼，磕破了腿也怪

疼的。”

老马望着小黄马，眨动的眼睛似乎在问：“你敢不敢自己上山去呢？”

小黄马看看小红马，又看看小白马，犹豫地说：“我试试看吧。可是，我们不知道哪儿有好草呀，到处瞎跑乱碰，说不定要饿坏哩。”

“这个我要告诉你们的。”老马说着，把小白马从自己的怀里推开，“你们今天就上山去吧。小三也去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多去几次就不害怕了。”

小红马恨不得立即上山，所以催促妈妈赶快告诉他们：好草究竟长在什么地方。

老马指着远方说：“你们沿着那条小路走，翻过杏树山，就到桃花坪，坪中有块小草地。那块草长得不很好，但到那里很容易，去吃吃也值得。要想吃到比较好的草，必须从那里继续往前走，跨过鹰愁涧，去找樱花坪。不过，跨鹰愁涧就不那么轻而易举了，需要勇气和毅力。最好的草长在梨树沟。要到梨树沟，得过白龙河，那河足有半里宽，水深、流急、浪大、漩涡多，蹚水是过不去的。河上有座独木桥，又窄又高，象一条线悬在空中，走在上面颤颤悠悠，一慌神，就可能掉进河里。可是，要想吃到梨树沟的好草，非过这座独木桥不行。你们有胆量去过独木桥吗？”

小红马信心百倍地说：“我敢。我一定过桥去吃最好的草。”

小黄马信心不足地说：“我跟着哥哥走，能到哪里就到哪里。”

小白马把头藏在妈妈的脖子底下说：“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妈妈身边。一定要我去，我就到桃花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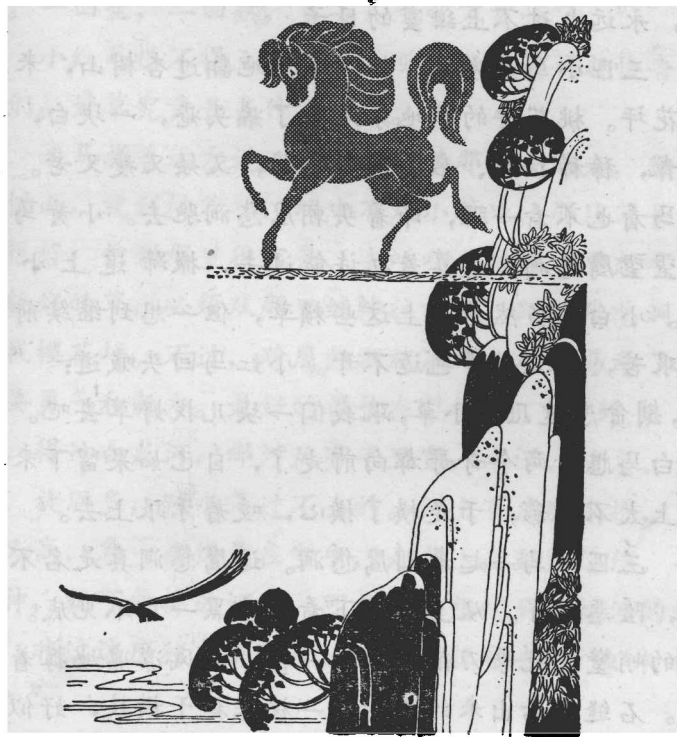
老马说：“你们现在就去吧，争取都能吃上最好的草。甜蜜的生活是奋斗来的；不肯出力，害怕艰险，永远也过不上甜蜜的日子。”

三匹小马出发了。他们顺利地翻过杏树山，来到桃花坪。桃花坪的草地象是长了癞头疮，一块白，一块青，稀稀拉拉、参差不齐的草，又矮又瘦又老。小红马看也不看一眼，昂着头朝鹰愁涧驰去。小黄马站着望望鹰愁涧，盘算着也许能过去，撒蹄追上小红马。小白马当然看不上这些赖草，但一想到继续前进太艰苦，腿儿一步也迈不开。小红马回头喊道：“妹妹，别贪恋这几根小草，跟我们一块儿找好草去吧。”小白马想：两个哥哥都向前走了，自己如果留下来，脸上太不光彩，于是横了横心，咬着牙跟上去。

三匹小马一起来到鹰愁涧。这鹰愁涧真是名不虚传，险恶极了。从上面朝下看，漆黑一片不见底。两旁的峭壁，就象刀削斧劈的一样，威风凛凛地撑着蓝天。石缝中钻出来的老树，一棵棵挺干横枝，好似夜

又站岗；光壁上凸出来的怪石，一块块昂头挺肚，如同猛兽守门。山风呼呼刺骨，涧水哗哗惊魂。小白马不敢久呆，直竖短鬃，掉头便逃，自个儿回桃花坪去了。小红马却示威似地长鸣一声，沿着崎岖羊肠小道向洞底走去。小黄马迟疑一会儿，硬着头皮跟在小红马的后面。

樱花坪的草，确实不一般，齐刷刷壮似早春的麦苗；绿油油嫩过新发的韭菜。小黄马张嘴就啃。小红



马劝阻道：“别吃，继续向前走吧。妈妈不是说，梨树沟的草最好吗，我们到那里吃去。”

小黄马边吃边说：“我已经跑累了，不想再跑了，你自己去吧。这儿的草虽然赶不上梨树沟的草，却比桃花坪的草好得多，我能吃上它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你看妹妹，她连这儿的草也吃不上呢。”

小红马见劝说没用，自己朝白龙河上的独木桥跑去。最后，只有他——勇敢、顽强、不怕艰险的小红马，到达梨树沟，吃上了最好的草。

小鹰请教啄木鸟

老鹰准备给她的孩子盖一所房子，地点选在悬崖峭壁上一棵老松树的枝丫上。她为什么看上了山势那样险峻的地方呢？原因很简单：那里安全。可是，她正要动工的时候，犹豫不决了，心里反复问：“这棵松树的身体是不是结实？”她看不准，很苦恼，几天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两眼深深陷进眼窝。

她的大孩子不理解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苦恼。这棵松树的健康情况，只要问一问啄木鸟医生，不就知道了吗？”

老鹰说：“孩子，你哪里知道，我在鸟类里，地位和威信都很高，为了这点小事，去请教啄木鸟，面子上过不去呀。”

小鹰说：“那……那我去请教不是也可以吗？我可不怕丢面子。”

老鹰犹豫不决：让孩子去吧，对自己的面子虽然不伤大雅，但还是多少有点损害；不让去吧，又弄不清松树的健康情况。她正在左右为难，小鹰啪的一

声，振翅飞走了。

小鹰找到啄木鸟，恭敬地问：“啄木鸟医生，悬崖峭壁上的那棵老松树健康不健康？我们在上面搭房子可以吗？”

啄木鸟摘下近视眼镜说：“那棵松树生了很严重的病，内脏都叫虫子吃空了，可不能在它上面盖房子。它旁边的那棵柏树，身体很健康，你把房子盖在柏树上吧。”



喜鹊听了小鹰和啄木鸟的对话，愤慨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哼！想不到老鹰养了这么一个不象样的儿子。他这样低三下四地向啄木鸟请教，岂不把老鹰的尊严丢光了吗！”喜鹊越想越生气，就对小鹰说：“山鹰大哥，你是我们鸟类的骄傲，爱在哪里盖房，就到哪里盖好了，何必问啄木鸟呢？啄木鸟最没有本事了，只会在树干上啄洞叼虫，我都瞧不起他，何况是你？”



小鹰笑笑，认真地说：

“你的话很不对头。我们鹰虽说比啄木鸟个头大点，飞得高点，又不

怕狂风暴雨，敢于抓恶禽害兽，但是在了解树木的健康状况方面，根本比不上他。他正因为能在树干上啄洞叼虫，所以最了解树木的内部情况。你说，我不向他请教，向谁请教？你能给我说明悬崖峭壁上的那棵松树的健康情况吗？”

喜鹊狠狠地瞪了小鹰几眼，生气地飞走了。他这时认为，自轻自贱的小鹰简直连渺小的啄木鸟也不如了。

小鹰毫不觉得耻辱，回家原原本本地把啄木鸟的意见告诉了妈妈，又协助妈妈在柏树上盖上房子。房子盖成这天，突然刮起了暴风，老松树喀嚓一声折为两段，而房子下面的那棵柏树却迎风舞动，安然无恙。老鹰看着自己的孩子，心里说：“幸亏你去问了啄木鸟。”

黑黑与花花

有两颗葵花种子，一颗名叫黑黑，一颗名叫花花。他们机灵地躲开小朋友的眼睛，钻到玉米种子堆里藏起来，决心学妈妈的样子，等到春天，到地里去发芽，而后生长、开花、结果。

这一天终于盼来了，他们趁社员播种玉米的时候，一齐跃进犁沟，飞快地钻到肥沃的土壤里。

黑黑刚刚站稳，社员的一只大脚不偏不斜，正好踏在他头顶上面的泥土上，挤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花花焦急地问：“黑黑，你难受吗？”

黑黑喘了几口粗气说：“难受死了，身上象是压了千斤重的担子。你呢？”

“我还好。”花花说，“幸运的是，巨人的大脚没有踏着我。我周围的土壤可松啦，跟棉花一样松，你钻到我身边来吧。”

黑黑想了一想，说：“不啦。我暂时难受一点，抗过去就好了。我如果钻到你身边，营养可能供不上。到那时，你我都吃不饱，怎能结出很多很多的果实来

呀！”

花花觉得黑黑的话有道理，但仍然坚持要黑黑钻到她的身边去：“你受压那样厉害，根本不具备发芽、生长的条件，还是到我这里来好。我俩住在一起，也不害怕。”

黑黑是颗刚强的种子，决心在挤压他的土壤里试一试他的毅力，再次拒绝花花的邀请，坚持留在原来的地方。

第二天夜里，春雨悄悄地降到地上，慢慢地渗到黑黑和花花的身旁。

花花喝足了清甜的雨水，一阵高兴，将裹在身上的外套打开，舒畅地伸出白嫩的大腿，着地轻轻一蹬，就钻出地面来了。

她抖掉身上的外套，伸一个懒腰，打一个呵欠，揉几下困倦的眼睛，吸几口新鲜的空气，挺立在平展展的田野里，迎着春风跳起舞来。

她尽情地舞了一阵，想起黑黑，轻声叫道：“黑黑，黑黑！”

黑黑没有回答。

花花扭头朝黑黑居住的地方望去，地面上光秃秃的，不见黑黑的影子。仔细一瞧，黑黑还在土里面，也喝足了水，正往上面钻。由于压在头上的泥土紧，钻起来很费劲，把身子憋得又粗又壮。花花大声对他

喊：“黑黑，你怎么还不钻出地面来？外面的空气又香又甜，赶快钻出来吧。”

黑黑说：“我正在使劲往上顶，快啦。”

花花听黑黑说话很吃力，想起他当初不听自己的劝告，笑道：“你这是自找苦吃。当时要是听我的话，跟我住到一起，早顺顺利利地钻出地面来了，哪里用得着到现在还要蠢牛一样使犍劲呢？”

黑黑对自己的选择毫不后悔，因此说：“我虽然比你晚出几天，但经受了不少锻炼。你瞧我的身体，简直壮得象棒槌。”

花花很不高兴，皱皱鼻子说：“哼，狐狸吃不着葡萄，就说葡萄酸；你现在还没有钻出地面，当然要说地下好啦。可是，我要郑重地告诉你，地上比地下好多啦。不信，你就抬头看看，我高兴的时候，可以随风起舞，尽情欢乐；累了以后，就畅畅快地晒太阳。我从地里出来，带来了春天的气息，许多聪明的朋友都眉开眼笑，情不自禁地表演精采的节目。鱼儿游戏，燕子唱歌，要多热闹，有多热闹。你呢？久久地呆在地下，只有那些无能的虫子给你作伴，多没意思！”

黑黑听了花花的这些话，心里很反感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尽情地欢乐去吧。我还要在地下磨炼几天。”

花花气得把脖子一扭，不再理睬黑黑了。

黑黑冒出地面的时候，花花已经长到半尺高了。不过，她的腰杆很细弱，叶子黄瘦，轻风吹来，也要前俯后仰。

黑黑难过地问：“花花，你这几天生病了吗？”

花花还在生黑黑的气，不愿回答，嘴撅得老高老高，可以挂一把刷子。

黑黑又问：“花花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”

花花猛一转身，瞪着眼说：“你的眼叫泥土糊住了吧，我啥时候生病啦？”

黑黑说：“你没有生病，身子怎么这样弱？”

花花用鼻子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我的身子弱？算了吧！你不懂，别瞎说。告诉你吧，我这叫窈窕，是一种身段美，书上说的婀娜多姿，就是我这个样子。”

黑黑忍不住，噗哧一声大笑起来。

“你笑啥？”花花更生气，“你那样子好看？腰杆粗得象根抵门杠，太刺眼了！”

黑黑说：“我不在乎外表好看不好看，能经得起风吹雨打就行。可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啦？”花花打断黑黑的话说，“我只要把身子扭几扭，就能把燕子招过来。你还不知道吧，燕子是舞蹈专家，她肯来看我舞蹈，说明了什么？”

黑黑没有直接回答花花的问题，而是说：“你不要忘了，我们的任务不是跳舞，而是开花结籽，向人